

云中谁寄锦书来

——聊聊古诗词里提到的书信

■常全欣

暑假来了，我和女儿一起学习古诗词。偶然间，我对诗词里记录书信的语句产生了兴趣。也好，那就随着这些古诗词，穿越到古人的世界里吧！

书信，作为一种应用文书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书信对于古人，就如手机对于今天的我们。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，只有书信让关山相隔、天各一方的古人有了交流的载体。于是，古人对于每一封信，甚至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都仔细推敲，甚是重视。唐朝张籍的《秋思》写道：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天凉了，思念家乡的心更浓了，写一封信，一肚子话儿说也说不完，害怕有些话没有说到，送信的人就要出发了，又拆开封，还想再添上几句。与此相同意境的，是白居易写给好朋友元稹的《禁中夜作书与元九》中的两句：“心绪万端书两纸，欲封重读意迟迟。”元稹被贬在外，白居易给他写信，写完放到信封里，又怕遗漏什么，抽出来再看看。

这样的举动，今人看来，似乎患了“强迫症”，但之所以这样，或许是一封书信的等待实在是太漫长、太煎熬了。南宋陆游《渔家傲·寄仲高》：“写得家书空满纸。流清泪，书回已是明年事。”因此，一封书信，对于征夫远足、游子浪迹、同胞分离的古人，满载着深情厚谊，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如同面聚，就显得特别珍贵了。在战争年代，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（唐·杜甫《春望》）。在和平年代，“开拆远书何事喜，数行家信抵千金”（唐·李绅《端州江亭得家书》）。将书信与黄金作比，虽然有文学作品的修辞作用，但足可见书信的重要性。

古人的书信里，大多写着什么呢？“书中意如何？上言加餐饭，下言长相忆”（汉·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），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，送给一位女子一封写在素帛上的信，急忙打开，信里写的是什么呢？前一句，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，后一句，是说我 very 想念你。有丈夫写给妻子的，也有妻子写给丈夫的。唐代有位叫陈玉兰的女子，写了一首《寄夫》：“夫戍边关妾在吴，西风吹妾妾忧夫。一行书信千行泪，寒到君边衣到无。”女子想念丈夫，写了一封简短的信，连同寒衣寄给了守卫边关的丈夫，而信

中的每一行字上，都浸透了牵挂的眼泪。明代的袁凯写了一首《京师得家书》，写满了对他乡亲人的牵挂：“江水三千里，家书十五行。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。”十五行的家书，写的没有其他话语，只是告诉他要早早

回家。诗人秦观在《又别牛司理》中这样送别好友：“解手莫令书信断，故园桑梓幸相邻。”希望分别之后，好朋友一定书信常往，叙说故土情、手足情。

将充满希望和牵挂的笔墨装入信封，寄给对方，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了。而在他乡的人呢，也在苦苦等待来自故乡亲人的书信。唐代韩偓《家书后批二十八字》：“四序风光总是愁，鬓毛衰飒涕横流。此书未到心先到，想在孤城海岸头。”家书还没有到家，但是心却已经飞回去了。宋代词人李清照著名的《一剪梅》写道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月满之时，独上西楼，见鸿雁归来，思量着是谁寄来了书信。“凭君莫射南来雁，恐有家书寄远人”（唐·杜牧《赠猎骑》），诗人请求猎人不要射杀从南方飞来的雁，因为它们身上可能会有家书寄来。这首诗，与其说是赞扬猎人的英勇，不如说是对书信的一种期盼。“鸿雁向西北，因书报天涯”，李白的这首《千里思》写出了苏武北海牧羊时对家乡的思念。“乡书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”（唐·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），诗人想写一封信，让北归的鸿雁捎回家乡洛阳，思乡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书信的传递当然是“两地书”的重要一环。我国的邮政系统历史悠久，它诞生在西周时期，那时叫“邮驿”，最初是不对平民服务的。那老百姓的信怎么送呢？大部分是捎带。一首南北朝民歌这样唱道：“田蚕事已毕，思妇犹苦身。当暑理绡服，持寄与行人。”后来有了信使，南北朝诗人庾信《寄王琳》中写道：“玉关道路远，金陵信使疏。独下千行泪，开君万里书。”唐代，邮驿发展最快，百姓开始通过邮驿传递信息。王昌龄在《寄穆侍御出幽州》中写道：“一从恩谴度潇湘，塞北江南万里长。莫道蓟门书信少，雁飞犹得到衡阳。”唐朝诗人岑参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写道：“一驿过一驿，驿骑如星流。平明发咸阳，暮及陇山头。”当然，邮驿也受战争、灾害等因素影响，并非都是如此神速。杜甫《述怀》诗中这样写：“自寄一封书，今已十月后。反畏消息来，寸心亦何有。”

快也好，慢也罢，书信最终到了对方的手里。收到书信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，前文中提到的白居易给元稹写信，元稹收到后，什么反应呢？哭了！把妻子女儿弄得惊恐万分。元稹在《得乐天书》里写道：“远信入门先有泪，妻惊女哭问何如。”友人的一封信在手，就会成为慰藉思念之情的良品。宋代的柳永在《凤衔杯·追悔当初孤深愿》中写道：“更时展丹青，强拈书信频频看。又争似、亲相见。”与爱人相思不得相见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展开对方的来信一遍遍观看，笔墨固然可以传

情，终究比不上“亲相见”。

即使不能相见，但有书信来往，相较那些收不到信，或者无法写信的人，也算得上幸福。由于条件所限，古人写信通信都不方便，尤其在军中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卢照邻曾以杨柳代书信寄给友人，并说“攀折聊将寄，军中书信稀”（《横吹曲辞·折杨柳》）。唐朝边塞诗人岑参《逢入京使》中写道：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没有纸笔，一封口信，也起到书信的作用了。唐代杜荀鹤《湘江秋夕》写道：“一夜塞鸿来不住，故乡书信半年无。”思念家乡，但是好久没有亲人的来信了，心里的失落和担忧，只有那些异乡人能体会到了。

伴随着社会的文明发展，书信作为传统文化要素之一，走过了几千年，成为亲人之间贴心、情牵情的载体。虽然今天的通讯工具多种多样，但书信的作用仍然无法替代。看到这些与书信有关的古诗词，我对女儿说：“孩子，将来你考上了大学，或是参加了工作，到了远方，我们一定要用书信交流。”

回不去的老院

■王伟红

那天看朋友圈，好友说父亲回老家把很久不居住的老宅重新修整了一下，家人随手发来的视频，竟看得她泪流满面。是啊，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，都会珍藏着这样一个地方，无论走多远、多久，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。

正值仲夏，老院里那棵石榴树应该已硕果累累吧，还有那几株比人还高的月季花，一定又在争奇斗艳。在我日思夜念的老院里，曾经住着奶奶和伯父伯母一家，每每放学，自己家还没回，我和哥哥却要跟着堂哥堂姐先跑到老院去疯一圈，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能吃到很多好吃的。

伯母烙的葱油饼真是美味，还没进院门就能闻到香味儿。我们等不及把书包放屋里，常常往树杈上一挂，就跑进灶房，一人扯上一张饼狼吞虎咽起来。伯母总是笑着拿擀面杖一个个敲我们的头，训斥我们要先去洗手。

奶奶做水煎包那场面，真是壮观啊，我们五六个孩子蹲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圈，中间放着竹子编的馍筐。奶奶做好一锅，端着平底锅往馍筐里一倒，还不等她走回灶房呢，馍筐已经空了，个个儿又张嘴盯着灶台。如此，奶奶一锅锅做，我们一筐筐吃，谁也数不清到底做了多少锅吃了多少筐，等我们终于抹抹油乎乎的嘴巴说吃饱了，奶奶也累得满头大汗了。

院子里有棵老槐树，晚饭后，伯父总会在树下摆弄他刚收割回来的荆条，那些手指粗细的枝条，在他的手里像被赋予了生命般会舞蹈，左扭右跳，一晚上工夫，伯父就能编好一个篮子。伯父是我儿时最崇拜的人，一般大家忙完农活，聚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搓麻将，然而伯父会在老槐树下摆上木桌，摊开报纸，一个人安静地练毛笔字，一练就是半天。每年春节将至，乡亲们都会早早涌到老院里，等着伯父给他们写上几副春联，在一旁打下手的我们，别提有多自豪和神气了！

秋天老院最热闹，刚收回来的花生和玉米把院子都堆满了。伯父在树上拉根线拧上灯泡，整个院子一下子明晃晃的。大人们剥着玉米，摘着花生，唠着嗑儿，我们在灯光下捉蚰蚰、看飞蛾，玩到大半夜还不肯去睡。直到喊着肚子又饿了，奶奶搬出小火盆，生起火，炒上几把花生，再埋进几根红薯，等我们美美地吃饱喝足了，眼睛也睁不开了，最后被大人一个个抱回屋。

老院留给我们的回忆太多太珍贵。后来，随着奶奶和伯父的离世，堂哥堂姐在异地他乡成家立业，年事已高的伯母也被儿女接走，老院便逐渐安静，空了下来，偶尔去看一眼，摸着已生锈的门锁，心里也空荡荡的。

回不去的老院，回不去的岁月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不必回头，向前走。